

明

史

六三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總裁總理事務 經筵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如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姜應麟

從子思虧

陳登雲

羅大紘

黃正賓

李獻可

舒弘緒  
丁懋遜

陳尚象  
吳之佳

葉初春  
賈名儒

楊其休  
張棟

董嗣成

孟養浩

朱維京

王如堅

王學曾

涂杰

張貞觀

樊玉衡

子鼎遇  
孫自一

維城

謝廷讚

兄廷諒

楊天民

何選

馮生虞  
任彥蘖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中進士歷陝西參議有廉名應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詔進封爲皇貴妃而王恭妃育皇長子已五歲無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欲立愛十四年二月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爲皇貴妃而

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未未  
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  
臣之請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  
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召大璫諭曰  
冊封貴妃初非爲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手擊案者  
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  
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  
於是得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  
如法繼言之竝得罪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自  
後言者蠭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

雖厭苦之終不能奪也應麟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知  
縣以父憂歸服闋至京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  
重譴應麟遂不復補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  
給事中薛鳳翔劾應麟老病失儀遂引疾去崇禎三年  
卒贈太常卿從子思睿字顥愚少孤事母孝舉天啓二  
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陳天下五大  
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剔愈精頭緒愈亂曰  
懲毖愈甚頽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  
其冬遣宦官監視邊務抗疏切諫已劾首輔周延儒以  
家人周文郁爲副將弟素儒爲錦衣叔父人瑞爲中書

受賊行私請罷斥已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曰輔  
王績粲巡按雲南陞辭歷指諸弊政而言舉朝拯焚救  
溺之精神專用之摘抉細微而以察吏詰戎予奪大柄  
僅付二三閹寺厝火自安不知變計天下安望太平忤  
旨切責還朝值帝撤還二部總理諸鎮監視內臣思睿  
請竝撤監視京營關寧者因詆向來秉政大臣阿承將  
順之罪意指溫體仁也體仁二子儼伉數請囑提學僉  
事黎元寬會元寬以文體險怪論黜遂發其二子私書  
思睿劾體仁縱子作奸以元寬揭爲據體仁謂揭不出  
元寬手思睿等羣謀排陷元寬上疏證明思睿再劾體

仁以羣謀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奪俸五月出視河東鹽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講學書院思睿爲置田構學舍公餘親蒞講授代還乞假歸里未幾卒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鄢陵知縣政最徵授御史出按遼東疏陳安攘十策又請速首功之賞改巡山西還朝會廷臣方爭建儲登雲謂議不早決由貴妃家陰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抗疏劾妃父鄭承憲言承憲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縉黃之流曩陛下重懲科場

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已發用以恐喝勦貴簧鼓朝紳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卽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陛下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爲不立東宮之效干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疏入貴妃承憲皆怒同列亦爲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論吏部尚書陸光祖又論貶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論罷應天巡撫李淶順天巡撫王致祥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僕卿徐用檢朝右皆憚之時方考選科道登雲

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怵於威則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於情則化直爲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而弗勝齟齬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來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顧居其半夫臺諫爲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爲國家鉏大奸穢巨蠹哉與其悞用而斥之不若慎於始進因條數事以獻出按河南歲大饑人相食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矢囊示登雲登雲卽進之於朝帝立遣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登雲巡方者三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寢不下遂移疾

歸尋卒

羅大絃字公廓吉水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遷禮科給事中甫拜命卽上定制書數千言已復言視朝宜勤語皆切直先有詔以二十年春冊立東宮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以預備儀物請帝怒命奪俸三月更緩冊立事尚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大絃復以爲言詔奪俸如有德大學士許國王家屏連署閣臣名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首輔申時行方在告聞帝怒乃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帝喜手詔褒答而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

時行慚懼亟謀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遣使取揭時  
獨大紜守科使者給取之及往索時行畱不發大紜乃  
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藁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  
乃內外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  
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  
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  
之威時行亦當與分過况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  
搖動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  
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  
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牽繫故陽附

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爲自交宮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爲集菀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貶邊方雜職俄以六科鍾羽正等論救斥爲民羽正等奪俸中書舍人黃正賓復抗疏力詆時行帝怒下獄拷訊斥爲民時行亦不安無何竟引去大絃志行高卓鄉人以配里先達羅倫羅洪先號爲三羅天啓中贈光祿少卿正賓歙人以貲爲舍人直武英殿恥由貲入官思樹奇節至是遂見推清議後李三才顧憲成咸與遊益有聲士大夫間熹宗立起故官再遷尚寶少卿引

病歸魏忠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遣成大  
同莊烈帝嗣位復官致仕崇禎元年六月魏黨徐大化  
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正賓在都抗疏  
發其奸勒兩人歸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潛通宦寺語  
帝令指名正賓以趙倫于化龍對帝以其妄斥回籍

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武昌推官  
課最徵授戶科給事中屢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  
月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  
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  
則禁闈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

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  
君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  
帝益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  
成之請與同謫吏科給事中舒弘緒亦言言官可罪豫  
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竝  
以雜職徙邊方大學士趙志臯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  
給事中陳尚象復爭之坐斥爲民戶科左給事中孟養  
浩御史鄒德泳戶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遜張棟  
吳之佳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各上疏救帝益  
怒廷杖養浩百除其名德泳懋遜等六人竝貶一秩出

之外獻可羽正弘緒亦除名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  
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  
嗣成御史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吏科左給事  
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名儒謫  
邊方德泳懋遜等咸削籍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尚書  
李長春等亦疏諫帝復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久之吏  
部尚書蔡國珍侍郎楊時喬先後請收斂咸報寢天啓  
初錄先朝言事諸臣獻可已前卒詔贈光祿卿弘緒名  
儒皆獻可同年進士尚象懋遜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  
萬曆八年進士弘緒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給事中天啓

中贈光祿少卿尚象都勻人以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嘗  
劾罷尚書沈鯉爲士論所非至是以直言去國人始稱  
焉天啓中贈官如弘緒懋遜霑化人爲餘姚知縣有治  
績入爲吏科給事中旣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  
僕少卿累遷工部左侍郎卒贈尚書之佳長洲人初爲  
襄陽知縣初春吳縣人初爲順德知縣竝以治行徵至  
是與張棟竝斥稱吳中三諫天啓初贈之佳太僕少卿  
初春光祿少卿之佳孫适亦兵科給事中敢言其休青  
城人由蘇州推官擢吏科給事中內官張德殿殺人帝  
令司禮按問蔽罪其下其休乞竝付德法司竟報許帝

數不視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  
勵諸臣他論奏甚衆罷歸卒贈太常少卿嗣成烏程人  
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給事中仍世貴顯嗣成以  
氣節著士論多之名儒真定人贈官如初春棟字伯任  
崑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新建知縣徵授工科給事中  
請盡蠲天下逋租格不行時蠲租例相沿但蠲存留不  
及起運棟請無拘故事從之再遷刑科左給事中吳中  
白糧爲累民承役輒破家棟請令出貲助漕舟附載申  
時行王錫爵紺其議棟遂移疾歸起兵科都給事中劾  
去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刑部侍郎詹仰庇軍政拾遺